



- 执政府大屠杀记
- 白马湖
- 春
- 重庆行记
- 我是扬州人

朱自清散文全集

下集

朱乔森 编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朱自清
散文全集

下集

朱乔森 编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朱自清散文全集
下集
朱乔森 编
责任编辑 吴为公 李树平

出 版: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
(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, 邮政编码: 210009)
经 销: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
照 排: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
印 刷:徐 州 新 华 印 刷 厂
(徐州市青年路公园巷 2 号, 邮政编码: 221003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7.375 插页 6 字数 356 000
1998 年 7 月第 2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1231~16260 册

ISBN 7-5343-2868-3

G · 2597

定价: 18.90 元

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, 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朱自清 1948 年摄于清华大学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自治底意义..... | 1 |
| 《越声》发刊辞..... | 6 |
| 新年底故事 | 10 |
| 奖券热 | 15 |
| 别 | 16 |
| 民众文学谈 | 24 |
| 憎 | 30 |
| 失名《冬天》跋 | 35 |
| 民众文学的讨论 | 36 |
| 《冬夜》序 | 45 |
| 《蕙的风》序 | 52 |
| 短诗与长诗 | 54 |
| 读《湖畔》诗集 | 57 |
| 中等学校的学生生活 | 62 |
| 父母的责任 | 71 |
| 笑的历史 | 80 |
| 文艺的真实性 | 92 |
| 文艺之力..... | 102 |
| 《梅花》的序..... | 113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春晖的一月 | 121 |
| 刹那 | 126 |
| 白马读书录 | 131 |
| 《水上》 | 135 |
| 教育的信仰 | 137 |
| 课馀 | 145 |
| 团体生活 | 148 |
| 文学的美 | |
| ——读 Puffer 的《美之心理学》 | 159 |
| 文学的一个界说 | 166 |
| 《吴稚晖先生文存》 | 177 |
| 执政府大屠杀记 | 182 |
| 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| 191 |
| 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 | 200 |
| 悼何一公君 | 205 |
| 新诗 | 208 |
| 唱新诗等等 | 220 |
| 那里走 | 226 |
| 呈萍郢火栗四君 | 226 |
| 三个印象 | 227 |
| 时代与我 | 229 |
| 我们的路 | 235 |
| 近来的几篇小说 | 245 |
| 一 茅盾先生的《幻灭》 | 245 |
| 二 桂山先生的《夜》 | 249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 鲁彦先生的《一个危险的人物》..... | 252 |
| 悼王善瑾君..... | 256 |
| 关于“革命文学”的文献..... | 258 |
| 《妙峰山圣母灵签》的分析..... | 279 |
| 白马湖..... | 284 |
| 论中国诗的出路..... | 287 |
| 《文艺心理学》序..... | 294 |
| 李健吾作《老王和他的同志们》序 (节录)..... | 299 |
| 茅盾的近作(《三人行》、《路》) | 300 |
| 赠言..... | 303 |
| 《伦敦竹枝词》..... | 305 |
| 《三秋草》..... | 308 |
| 《新诗歌》旬刊..... | 310 |
| 春..... | 314 |
| 哀互生..... | 316 |
| 《春蚕》..... | 318 |
| 《谈美》..... | 322 |
| 《行云流水》..... | 324 |
| 《解放者》..... | 326 |
| 《这时代》..... | 327 |
| 关于“新诗歌”的问题(给芙影的信)..... | 328 |
| 论青年读书风气..... | 332 |
| 论说话的多少..... | 336 |
| 内地描写 | |
| ——读舒新城先生《故乡》的感想 | 34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“欢喜老墓碑” | 343 |
| 文言白话杂论 | 347 |
| 买书 | 353 |
| 论别字 | 356 |
| 松堂游记 | 360 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诗集导言(附:编选凡例) | 363 |
| 选诗杂记 | 376 |
| 北平消息 | 383 |
| 初到清华记 | 384 |
| 清华的一日 | 387 |
| 缓行纪略 | 389 |
| 蒙自杂记 | 395 |
| 北平沦陷那一天 | 399 |
| 这一天 | 402 |
| 《原野》与《黑字二十八》的演出 | 403 |
| 《西南采风录》序 | 408 |
| 清华的民主制度 | 411 |
| 外东消夏录 | 413 |
| 引子 | 413 |
| 夜大学 | 414 |
| 人和书 | 415 |
| 成都诗 | 417 |
| 蛇尾 | 418 |
| 重庆一瞥 | 420 |
| 文学与新闻 | 422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钟明《呕心苦唇录》序 | 429 |
| 三祝报章文学 | 431 |
| 新中国在望中 | 433 |
| 重庆行记 | 435 |
| 飞 | 435 |
| 热 | 437 |
| 行 | 439 |
| 衣 | 441 |
| 序叶氏兄弟的第二个集子 | 445 |
| 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 | 448 |
|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 蒋介石、毛泽东电文 | 449 |
| 我是扬州人 | 452 |
| 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 | 457 |
| 谈闻一多教授生平 | 459 |
| 《语言与文学》发刊的话 | 460 |
| 闻一多先生与新诗 | 463 |
| “五四”时代的文艺 | 466 |
| 中学生与文艺 | 469 |
|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| 473 |
| 文学的严肃性 | 475 |
| 文艺节纪念 | 478 |
| 《闻一多全集》编辑记和拟目 | 479 |
| 大学的路 | 482 |
| 论学术的空气 | 484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闻一多全集》编后记..... | 490 |
| 今天的诗 | |
| ——介绍何达的诗集《我们开会》 | 495 |
| 青年与文学..... | 504 |
| 论不满现状..... | 506 |
| 论且顾眼前..... | 510 |
| 刘云波女医师..... | 514 |
| 文物·旧书·毛笔..... | 517 |
| 国语和普通话..... | 522 |
| 关于“月夜蝉声”..... | 528 |
| 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报告..... | 530 |
| 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..... | 532 |
| 论意义..... | 534 |
| 论白话..... | 538 |
| 南行通信..... | 542 |
| 南行杂记..... | 546 |

自 治 底 意 义

中国自治底火焰在民国初元间亮过一亮，——虽然很昏暗——不久便被人捻熄了。五四运动后，大家用自由底火烧他，才又渐渐地复活起来；什么学生自治咧！地方自治咧，如今东也嚷着，西也嚷着了！但自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

有些人以为自治是一种权威；权威在自己手里，便是自治，否则便是被治。权威像一个足球，可以整个的从你脚上盘到他脚上，从这些人脚上盘到那些人脚上；一得着便全得着了。

有些人当自治是“整个的”，得着他便是最后的满足；什么努力都不用了。——自治这样变成无治。

得着自治，自己便算治好，无庸再治了；这时自己成功权威的所有者，倒可以自豪呢！有些人又这样想。

终于有人将自治看成“治人”了：从前权威在人家手里，人家治过我们，现今到了我们手里，怎不应该“如法泡制”去治人家呢？

迷惑的人们都这般想着，自治的火焰那日才能大放光明哟！

自治实在是一种进步的活动，并不是静止的权威；是时时变化，时时需要创造的，不是现成的，所以不能像盘足球

一样，一得着便全得着；我们得着自治，只是得着活动底机会——活动的方向和发展便全靠我们创造底能力决定了。机会不是成功，却凭什么自豪？自己切身的事情一些没有料理，磨拳擦掌的专等管别人闲事，又算得什么？况且自己得了自治底机会，倒来干涉别个底自治，算公道么？

原来“生活是一种艺术”；我们该用艺术家底手段来过我们的生活。人从动物进化，他的生活里包含着灵肉二元：从前哲学家以为他们是势不两立的，所以一班主张灵的生活的便极端否认肉的生活底价值，反之，主张肉的生活的也极端否认灵的生活；这都是偏见罢了。我们所要求的是灵肉一致的生活，那才是真正人的生活。但从现在的人类说来，他们生活里所含的毕竟是肉的元素多些——肉的生活发达些；这自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圆满的生活。要得圆满，应该设法教灵的生活格外发展起来：努力是必要了。这向着圆满生活的努力便是艺术底工夫，便是所谓“治”。但是各个人乃至各人群都各有他们自己的生活，他们自己的生活只有他们自己最能懂得；“治”也只能由他们自己去治——别人代治，就是抱着一片好心，也苦得搔不着痒处，不是太过，便是不及；要再安着别的心眼儿，那被治的岂不教他们坑了！这样，让各个人，各社会自己向圆满的生活努力，便是自治。——所以自治是生活底方法。

但“自治”底“自”字不可太看重了，太看重“自”字便有两种弊病：第一，只顾自己，不管别人死活，这叫自封；第二，损人利己，这叫自私。要晓得“人是社交的动物”，无论那个“自己”，都是在“人”里生活着的；“自己”底行为在“人”里引

起相当的影响，“人”受了影响，又生出和这影响相当的影响，回到自己：这样成功一个影响底网。自己固然要顾，不过不要忘却比自己更大的还有“人”，要顾“人”底自己，别顾“自己”底自己；不然，“人”病了，你能不受些传染么？“人”牵制着你，你能向前走得几步呢？所以越能“兼善”，才越能“独善”，否则所谓“善”的也就很浅薄了！至于损人利己，实是自损损人；所谓“利”的，不过暂时的，表面的，这自然也是不正常的。

自封的说，我们不是不愿顾“人”，只是碰来碰去，碰不着好人，心肠自然冷了；教我们怎能够不“自行其是”，“独善其身”呢？这“只有我们好”，“只有我们这班好人能做出好事”两个信念，实在贻误不浅。要知极好的人果然少，极坏的人也不多；有好有坏的中流人倒遍地都是咧。这样，我们不见得就是极好的人；好人也不见得只有我们几个；坏人也不见得绝对做不出好事，只看机会罢了。所以我们应该相信：我们要做好人，有我们在，什么事都做得好的；我们该跟着比我们好的，领着不如我们的，向我们的进化路上冲去——所谓坏人，我们该制裁他们，感化他们，给他们向上底机会，他们自然会拿出良心来的。对于自私的，便可这样办理。

这里有了一个问题：自治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呢？“自治”是不是和“在人群里绝对自由”同义？如是的，我们承认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底自治，就不能不承认他在人群里绝对自由；那么，他只顾自己或损人利己，我们也只好听他了？这是要腐蚀人群的；要是各个人，各社会都这样，岂不是人类自灭么？因此，我上面才讲到制裁。我想人的生活现在还没有达到至善，——有没有至善，也难说定——绝对的自由很容易教逐

渐衰弱的恶元素“死灰复燃”，“潜滋暗长”起来；这是退步的活动，不是进步的活动了。所以制裁是必需的，不过自由是人类发展可能性底唯一条件，我们也承认。我们所盼望的是：自由增加到很大，很大的限度，同时制裁减少到很小，很小的限度，但不能一些没有——这样，制裁不独不能拘束自由，且能助长自由了。若问世界将来有没有全自由，用不着制裁的时代，我却不能预知；我只就现在以及最近的将来来说罢了！

自治是一种进步的活动，他里面包着两个历程：一，表现；二，抗议。我们努力求自由，不绝地发展我们的可能性，便是表现。但是进化底路上不免有许多障碍——灵肉不调和所生的种种冲突——直线的表现是不可能的；我们不得不费些力量去“清宫除道”——故不得不经济些。这便是抗议。表现是创造；抗议是破坏，是表现底一种手段。真正的自治，这两种工夫都要有的。那些只晓得沾沾地守着“庸德之行”，“庸言之谨”的个人或社会，只消极地不作恶，却没力量去行善去恶；这不算自治得好，只好做一个生活的落伍者罢了。还有那专门破坏的，只省得摧枯拉朽地将生活里一切不合理的元素都划除尽了，却不想想造出新的来替代他们，生活岂不要成空虚么？

感情和知识是自治底两翼。自治底效力全靠着他们。要切实感着自己生活底利害和自己同别人的关系，非涵养很深广的感情不可；要明白自己生活的过去种种影响和决定他将来种种倾向，没有知识是不行的。感情教我们做，知识告诉我们怎样做；没有知识的感情是盲目的，没有感情的知识是

枯死的。现在有一班人，只顾求知识，却什么不想做，感情太冷了，只怕生活也要枯涸罢！这也不算能自治的。

总之，自治底目的在乎人生底向上或品格的增进；他是进步的活动，这向上和增进是绵绵无尽期的。

看哪！我们自治底火焰越发亮了，快努力罢！

1920年11月16日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《十日刊》。

《越 声》发 刊 辞

本报是绍兴旅杭学生同乡会办的。发刊之先，会中同人教我做篇文章说明办报底意思和希望；因此有了以下一番话。

本会宗旨是“联络乡谊，交换知识”，本报底意思也正是如此。这两层都很平常，许多团体底简章上已经写过无数次；从现在看来，似乎没什道理，只存着形式罢了。——我们确也晓得些会呀社呀只将“联络什么”，“交换什么”写在简章上就算完事；大家却依旧在暗地里过那糊涂的生活，倾轧的生活，怎怨得人说是形式呢？但是这和我们宗旨底实质有什么相干？不能实践，是“人”该负责任的，能说道理不是么？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宗旨：不管怎样平常，我们只想能脚踏实地地一步步望前做去，便自心满意足；办报只是一种做法。

有人说，“我们现在只承认大处有人类，小处有我；什么国呀，省呀，县呀，乡呀，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，用来隔离人们的，该尽力划除才好”。那么，我们现在还谈“联络乡谊”，不是有些背晦吗？但是这里要辨别：我们所要联络的乡谊是一切除外的，还是和别种谊互相为用的？一切除外的乡谊便是只知有本乡；本乡底利害差不多是世界上唯一的利害，没有比它再重要的了——不顾别乡底利害不用说，损别乡以利本乡，也会干的，这种利己主义，大本乡主义确是人类进

化的障碍，我们自然应该排斥。但是别一种乡谊又怎样呢？这里我们将本乡看作世界底一部，和别部并存的，而且互相影响的一部，并没有该受特惠的资格；不过因为自然的、人事的环境底接近，我们先就同乡的人联络起来，做未来的人类大联合底基础，却可以的。这种联络和别的种种联络有密切的关系，对他们绝不存在着一些敌意；我说的第二种乡谊，便是这个。照理想说，人类都该一样相爱，没有亲疏底分别；原不必由世界一部底人们特别提出“联络乡谊”底标语，显得自外于别部似的。但是人类底爱，现在还只是理想；人们为环境所限，爱有等差，是不能免的；教他们一样相爱，一时实难办到。——有些入魔的朋友将“人类底爱”当作只是一个概念，尽管嘴里叫得响，却一些爱底表现没有；甚至原来爱着的人也不爱了。这班人只是爱了抽象的人类，又算什么呢！所以我们以为不妨从小处下手，先由局部底人们互相亲爱起来，对于别部底朋友尽量抱着“多爱少恨”底态度，这样将爱慢慢发展开去，便好。况且中国人从来像一盘散沙，爱底绵延只在小小的家庭间，或家庭里一二人间，算是狭隘极了。扩大自然该扩大的，但一下子便教他去爱人类，只怕他从来不曾觉着人类底可爱的，竟是无从爱起罢？倒是从联络乡谊着手，工夫切实些。

联络乡谊一面满足我们爱底生活，一面又促进我们合作底努力——所谓同心协力。我们合作，向本乡努力；本乡底情形是素来明白的，努力起来，自然“事半功倍”——这就是“自治”。世界各部底人能各治各部底事，那是再好没有的了。